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1年1月10日
星期日

卓
然
于
心
悦
享
娱
乐

□ 美编：继红
□ 编辑：曲鹏

因为出演热播剧《巡回检察组》中的米振东，演员成泰燊上了热搜。

成泰燊是演艺圈中一个让人不容忽视的存在，塑造过的经典角色不胜枚举且类型百变——《于成龙》中出演“第一廉吏”，《山楂树之恋》中静秋的老师，电影《白鹿原》中的白孝文，《妖猫传》中的丹翁……成泰燊总是被张艺谋、陈凯歌、贾樟柯、王小帅等名导青睐着，他的履历更是让人肃然起敬——入围过威尼斯电影节、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。

对于过往的种种荣光和嘉许，成泰燊却称自己只是一个“业余演员”，在他的理解中，好的表演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演员应该全部让位给角色，所谓的“剧抛脸”，就是把自己彻底舍干净了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刘雨涵

观众入戏 微博被围攻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当初《巡回检察组》为什么找您来出演米振东这个角色？您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接演这个大反派的角色呢？

成泰燊：当初李路导演找我参加这个戏的时候，米振东这个角色还叫米学政，因为我们的总制片人就叫李学政，这个角色本来是留给他来演的。看了剧本之后，我说别的角色我都不想演，只想演他。所以这是我从总制片人手里“抢”过来的角色。（笑）

虽然米振东是一个反派，但他身上有种江湖侠客的气质。他有着忠孝仁义、劫富济贫的人格魅力，但是又在偏激的复仇心理之下成为杀人狂魔。米振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，但实际上也非常可怜，像米振东这样立体饱满的角色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国内影视作品中是很少见的。所以一看到这个角色我就被迷住了，能演这样的角色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很幸运的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米振东在剧中三次被提审的戏份被观众称为表演的名场面。在这部剧的拍摄过程中，您对于哪场戏的印象最深刻？

成泰燊：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米振东和冯森最后一场提审戏份。我记得这场戏时间很长，台词应该有8页纸。但是我跟于和伟老师都演得特别幸福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，全景、近景、特写全都是一条过。这样的表演高潮在一个演员的创作生涯当中也是比较少的，所以我觉得演员真的需要遇到一个好的对手戏演员，这样才有创作的激情产生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米振东这个角色特别出彩，还上了好几次微博热搜，平时您会上网关注大家对于角色的讨论吗？

成泰燊：会的。在这个戏之前我其实不太关注这方面，但米振东这个角色实在太特殊了。现在我的微博上有好多围攻的、骂的，特别“恐怖”。很多人骂完了之后又发一条，“我入戏了，我知道你演得不错”。还有的网友说，“我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大坏蛋，我是不是有问题？”所以我有义务站出来给大家说清楚，可以看到米振东身上的闪光点，但是阴暗的地方一定要摒弃掉。



《巡回检察组》剧照

成泰燊： 自然而然的低调

向内心开掘 表演才无杂色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很多演员都有自己接近角色的方式，有的演员去体验生活，有的演员自我封闭。对于米振东这样特殊的角色，您是怎样来接近人物的？

成泰燊：这就像爬一座山，你可以坐车去，也可以步行，殊途同归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高下之分。我自己的方式可能独特一些，因为我从2005年就开始禅修，学习儒释道的传统文化。在这之后我几乎把演员的工作当成了一个副业，外面没有任何应酬，到了片场拍完戏也是回酒店关门来，基本上是一个闭关状态。我觉得与其在外面求取，不如向里自我纠正，这个向内的功夫对于演员的职业来说受益特别大。

演员是非常奇特的，演员是要活生生地用自己的身体和七情六欲来创作，创作者本身就是作品，内心情感就是原料。所以作为一个演员，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，是否能非常从容地去运用和指挥自己的心灵。如果我们把自己当做创作工具的话，最起码你要对自己的工具熟悉，这样去运用心灵的色彩的时候才会非常准确，而且没有盲从，没有杂色。

通过这十几年的修行，我觉得我们的心灵有着无尽的色彩，有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丰富，如果你不向内开掘的话，你永远找不到。有句话叫“作诗在诗外”，通过禅修，原来我驾驭不了的角色，比方说于成龙这样的圣贤角色，包括米振东，正是这么多年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，才让我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灵磁场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很多人都说您是“剧抛脸”，贾樟柯导演对您的表演评价说“没有痕迹”。您觉得成为“剧抛脸”需要演员具备怎样的能力？

成泰燊：如果在塑造人物的时候还有技巧的痕迹，我觉得这就失败了。我们说的塑造人物，刻画人物，从某种角度还是属于物理层面。演员最后创作出来的人物，应该是经过化学反应以后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物，你自己已经不存在了。如果说让角色牺牲在自己身上，那么你演任何一个角色都还是你自己，这是挺可怕的一个事。

演员要进入到角色的灵魂深处，把自己全部让位给角色。这样有时候很幸福，有时也会痛苦，甚至会让人不寒而栗。这就像练武一样，一开始有各种招式，但要到了张三丰的境界，就什么招都没了，因为他的每个毛孔都是一把剑。

我觉得“剧抛脸”这种说法，从某种角度上就是说演员在塑造角色的过程当中，保留了自身的多少成分。如果你没有把自己舍干净的话，人们永远看到的是演员，而看不到角色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现实生活当中有那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，但是只要你跟他们一说话，就明显能分出谁是谁。所以演员这门职业就是要去掌握一种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心灵结构，不同角色就像是不同人格的孪生兄弟姐妹。除了这个能力以外，我们演员和其他人还有什么区别？

放眼百年 成绩微不足道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您主演

的多部电影在国际影展上受到褒奖，观众对您有一个评价是“最低调的演员”，您怎样看待这个评价？

成泰燊：其实也没有刻意去低调，都是跟我们老祖宗学的，谦受益满招损。我们在高调的时候很容易变得轻浮和浮夸，也容易去放飞自己内心的恶魔。我所演过的那些角色，比方说于成龙，《天地民心》里的三代帝师祁寯藻，《妖猫传》里头的丹翁，这些人物都是在人生历程当中追求生命真谛的人。通过这些角色的洗礼和感召，我觉得高调不起来，高调了就很不舒服，而且觉得没有价值。

我一直有这么个想法，就是说如果不是浸泡着诚意的东西，好像就拿不出手，就不愿意去涉猎。所以低调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，是本应如此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人们都说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，从您的履历来看，拿出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一个演员吹一辈子。您曾经入围过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，与“墨西哥三杰”导演亚利桑德罗·冈萨雷斯·伊纳里多合作的影片入围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

成泰燊：每个人追求的价值观不同，我觉得真正的对手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咱们有句古话是“学然后知不足”，我觉得自己越是去演角色，去学习禅修，就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演了那么几个角色就有所谓的什么闪光履历，我觉得太微不足道了。

我们有好多老艺术家，像赵丹老师、雪健老师，他们身上永远保持着那种质朴和闪亮的人格，这是我想去学习的。在中戏一入学的时候，老师就跟我们讲，中戏不是培养明星的地方，而是培养艺术家的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放眼百年，如果在这10年当中最火、流量最高，我觉得毫无意义。最近我一直在读庄子，越读越觉得演员这点东西太渺小，仅仅是一个机缘。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踏踏实实完成好每一个角色，尽量去超越自己，跟外界、跟别人没什么关系。